

《欧洲研究》编委会扩大会议综述

赵 柯

2014年3月19日,《欧洲研究》杂志编辑部在北京召开编委会扩大会议。会议由《欧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和《欧洲研究》编辑部主任宋晓敏分别主持。来自京内外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的近30位杂志学术委员和编委参加了会议,就2014年《欧洲研究》的选题以及如何提高刊物质量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同时,与会的专家学者就当前的重点、热点国际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以下为发言嘉宾的观点综述。

周弘主编在致辞中强调,《欧洲研究》是欧洲研究学界同仁相互之间交流思想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可以关注欧洲和世界的最新变化。她认为,近年来,欧洲内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现在正逐步地走向稳定。如何评估欧债危机的后果、如何评估欧盟的内部治理、如何评估欧洲的国际地位以及欧洲文明的影响力,这些都是未来欧洲研究领域需要关注的重大课题。对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方法,周弘研究员认为不仅仅要关注国际格局的宏观层面,更要弄清楚在国际格局的结构中不同主体的性质以及行为方式的内在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宋新宁教授就如何理解“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全面”并不是无所不包,而是“综合性”和“多维度”;“战略”是核心,意味着双方利益的共融;“伙伴”是基础,指双方有合作的意愿和机制;中欧关系的重要性不是相互有用而是相互不可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研究员认为,欧盟是国际格局中的一极,但非国家行为体;是西方但不是美国;是发达国家集团成员,但内部发展不平衡。欧债危机令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德国的地位大大提升。比如,在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中,德国的话语权就占有非常重要的权重,德国在此次西方与俄罗斯的谈判中居于领导地位。他认为,未来英国有可能退出欧盟,同时强调“跨大西洋关系向何处去”是近些年来被忽视、但却又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议题。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戴炳然教授认为,欧盟的东扩不会停止,欧盟的目标是把巴尔干地区也融合进来。他也认为,英国有可能会退出欧盟,但是在许多欧洲人看来,英国的

退出对欧盟未来的发展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一凡研究员认为,货币可以成为中国处理对欧关系的一个重要杠杆。目前欧洲多个城市都希望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欧洲的金融界也对人民币国际化持正面看法,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机遇。而离岸中心的建立不仅需要相关的基础设施,更需要离岸与在岸的两个国家间建立起良好的政治关系。二战后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美元市场的中心,与英美特殊关系以及与美国对英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乌克兰问题上,他认为,“老欧洲”国家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因为它们在苏东剧变之后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可靠的能源供给国,对俄罗斯在政治经济上都有巨大的投入,如果因为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闹翻,意味着之前的投入都付之东流。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研究员认为,《欧洲研究》杂志可以多增加一些争鸣性的文章,在选题方面可以将“欧洲转型”这个议题继续深入下去,探讨它的时间、内涵、目标以及影响等方面。在乌克兰问题上,他认为,研究者所持立场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者的观点,而乌克兰危机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审读专家沈骥如认为,在欧洲研究中要区分欧盟与欧洲,不能简单用前者代替后者,希望《欧洲研究》杂志关注中俄以及中美俄这些双边和三边的大国关系,要关注现实问题,拓宽视角,

用平视的心态来观察欧洲,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柯认为,目前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并非是一种暂时现象,“德国的欧洲”并非没有可能,欧元对德国工业力量在欧洲的扩张并占据主导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是德国在欧洲占据领导地位的基石,欧债危机不过是为德国从幕后走向台前提供了一个契机。德国主导下的欧洲是否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应该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认为,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德国还是会在原来的框架下发展。因为应对欧债危机需要德国人来“买单”,所以无论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主动”还是“被迫”,德国的确是“说了算”的。但是随着危机逐渐过去,这种“说了算”是否能够转变成真正的“主导”?可能会有这种倾向,但程度不会太深。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的联合执政协议虽然在对外政策的表述上较之以往有些变化,比如更为强调日本的作用,但是这些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想法,实施起来还会有很多的掣肘,未必能落到实处。无论中欧关系还是中德关系,主要的基石还是经济,所以德国的对华政策的转变不会走得太远。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伍贻康教授认为,欧债危机对欧洲的政治生态影响较大,“疑欧”、“反欧”的力量在增强,欧洲议会的权力也在增加,但是欧洲议会的议员中持“疑欧”、“反欧”的议员人数增加,会阻碍未来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就

德国的地位而言,德国在欧洲“单挑”是不可能的,虽然德国目前的政治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上的表态比较高调,但对欧洲事务还没有明确提出领导权的要求。欧洲一体化的制度也不允许出现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形,德国更是要回避“德国的欧洲”。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教授认为,《欧洲研究》杂志应该更为突出“欧洲”的特色。比如“国际政治经济”评论这个栏目是否可以考虑改为“欧洲政治经济评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国家治理能力、全球治理、丝绸之路经济带、环境问题等领域,是否可以更多地设置一些专题,深入挖掘欧洲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这些对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对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他认为,不能仅仅将新型大国关系理解为中美关系,其内涵应该也包括中欧关系以及中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三对关系有主有次相互补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刘绯编审认为,《欧洲研究》杂志在选稿、审稿等环节要加强力度,与各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保持沟通与合作,努力避免学术和文风方面的硬伤,保证刊物的质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罗红波研究员认为,目前的欧洲研究特别是欧洲经济的研究缺乏对欧洲经济发展中的“亮点”的关注,而这些“亮点”往往是我们判断欧洲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对于德国的地位问题,她认为,德国在欧洲不会“单

挑”,但是德国在欧洲有伙伴,在很多议题上这些伙伴国支持德国或者和德国有相同的观点,当德国及其支持者联合在一起推动某个议题时,就会对欧洲整体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向祖文编审认为,好的学术刊物要“顶天立地”,在理论上要“顶天”,实践上要“立地”,要用创新的思维来做好刊物的各项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副所长邢广程研究员认为,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欧美错误估计了俄罗斯的忍耐力,面对西方的战略压力,俄罗斯用强硬的军事力量来回应,将克里米亚从乌克兰分离出去,这也是西方所没有想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陈新研究员认为,因涉及巨大的欧盟内部的利益分配,未来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不可能的选项。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吴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乌克兰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大国关系等方方面面,《欧洲研究》杂志可以就此进行专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主任田德文研究员认为,学术期刊也要在学术研究与热点问题之间进行平衡,能够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并且对热点问题的讨论不能仅仅提供在“意见”的层次,而是从学术的角度给出专业的分析。

(责任编辑:张海洋)